

五月槐花

□杨博



这家做浇铸铝锅生意的人挺会找干活的地方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那个黑红脸的男人,将破旧的绿帆布篷子,搭在河堤下的空场了。

空场紧挨新华桥头,顺河沿儿往西边望去,居高临下,一眼看见宽敞的沙土地,靠近白家口村北两棵老槐树,墨绿的树头泛了一层的白色,像落过一场大雪;一簇簇,一串串白色如蝴蝶状的槐花,自树杈空隙中探出头来,隔老远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味儿。

走近了些,看清楚绿帆布篷子后面,两棵老槐树之间,拴了尼龙绳子,晾着洗干净的背心、裤褂、床单子,还有小孩子穿的各式衣裳,红红绿绿的,迎风飘荡,让人觉得帆布篷子住着一家人,挺温暖。

空场北边砌了一个炉灶。一只挺大的木头箱子,箱子旁摆着银灰色的几口铝锅、烙饼的大饼铛、烧水的铝壶,这些都是男人用化好的铝水浇铸出来的。男人整天在空场忙活,炉膛的煤火烧得通红,离近了烤得人脸生疼。一个长方形厚铁板槽子里,冒起一缕缕白气。从老远看去,不用男人吆喝,就知道这家是浇铸铝锅的(男人黑红的脸膛,也像是被炉火炙烤的)。那些想“倒”个铝锅或大饼铛的人,自然就找到空场来了。

做浇铸铝锅生意的人是一家人。他家女人三十多岁,留着齐脖颈短发,显得挺精神儿。女人里外里忙着做饭、洗衣裳,有时还帮丈夫打下手,或去河槽拎多半铁桶水,“哗……”地泼在空场上。她嫌沙土地暴土扬尘的,洒些水既干净,也给男人降降心火,不燥得慌。

黑红脸膛的男人整天手不闲,忙着招揽生意。谁也不知道男人姓什么,也很少有人问过他。倒铝锅、铝壶的人来了,大都称呼他“师傅”。男人并不吱声儿,算是应称下来。他收下铸锅人带来的废铝锅、裂纹或漏水的旧铝壶、铝盆,用秤称了分量,和人家商量好“倒”个什么物件:一口双层篋子的蒸锅,还是一个能

同时烙好几个烧饼的大饼铛,要不就“倒”一把厚底铝壶,看看人家再贴给他多少钱。等把要“倒”的物件定好了,男人就紧着忙活起来:先将废铝锅、铝壶放进厚铁板槽子化成铝水,再浇铸进一个模子里。等片刻工夫,滚烫的铝水冷却了,就按模子“倒”出一口大铝锅或大饼铛。男人用锉刀和砂布打磨一番,过一个多小时,就准能交活儿了。

男人干这活儿很熟练,也很沉稳。他干完活儿也不脱围裙,坐在老槐树下的躺椅上歇一会儿,抽一支烟,喝一大碗茶。他说话慢条斯理的,是交河一带的口音。男人不太爱说话,也很少搭理谁。他有时候就坐在躺椅上愣神儿,看老槐树头吊下几只吐丝的虫子,或是一只长斑节须子的天牛从树枝子飞下来,发出“吱吱”的鸣叫声。更多的时候,男人喝完茶见没有人来“倒”铝锅或大饼铛,就下到运河南边河床挑河沙,堆到炉灶旁做模具。男人挑起一担子河沙,走路不喘不晃,像一阵风,他还真有膀子力气!

女人更是闲不住身子。她比男人爱

说,见谁都笑盈盈的。整日手脚忙碌了,常和来“倒”铝锅、铝壶的大妈、婶子闲说话,拉家常。她家两个孩子都不大,老大是个男孩,长得闷头闷脑,不太显机灵;老二是个女孩子,白白净净的,挺秀气,可惜是个“豁嘴子”,总爱躲妈妈身后不敢见人。听女人说,她和男人是为了给女儿做手术,才从交河老家出来做生意的。他们先去山东德州干了多半年,听说北京能给女儿治病,又转过头顺大运河一路往北,泊头、捷地、沧州。走到哪里,就在哪里住些日子,靠浇铸铝锅、铝壶的手艺,赚钱去北京给女儿做手术。“她长大还要找婆家呢。我可不能落埋怨。”女人很正经地说,心里是憋了老大劲头——槐花开了,天变暖了,她家生意好做了,日子也就有盼头了。

女人很疼爱自己的孩子。她用一头绑了铁丝钩子的长竹竿,自槐树头拧下几嘟噜槐花,她家两个小孩子大把大把地拽着吃,那模样比吃爆米花还香甜。

天空刮过一阵风,老槐树硕大的树头摇摆起来,满树枝槐花也随风晃动,白

花花的,晃了人的眼睛。

又过一阵子,整个空场显了冷清。天已近傍晚时辰,新华桥过往的行人显见多起来:桥头路边摆起卖吃食的摊子,卖熟猪肉、熏猪蹄的;卖烧鸡、卤鸭脖的;卖熏鸭鸭蛋、华生香肠的;卖凉拌小菜、煮花生米的。风把小贩叫卖声和熟食的香味刮过来,两个小孩子也好像是饿了。

女人不慌不忙,不大会儿,就做熟饭,在篷子前摆好矮脚方桌,放了酒壶、碗筷。一碗鸡蛋炸酱卤子,一盘焯过水、切成段的菠菜,一盘煮熟的黄豆,一家子拌高粱米面儿的饸饹条吃。这种饸饹条光滑、筋道,拌了炸酱、菠菜、黄豆,吃起来又爽口又有嚼头。女人和两个孩子各自吃一碗。男孩子噘了小嘴,使劲吸溜一根长饸饹面条,“滋滋滋”吃了,弄得满嘴、满脸的炸酱。

黑红脸膛的男人先不吃面,他倒了一盅白酒,喝一口白酒,夹一筷子甜面酱素卤吃——挺舒坦。他家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,逢到吃晚饭时,播放刘兰芳演唱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男人每次都坐在饭桌前,边吃边听,一副专注又享受的模样儿。这一家人吃饭还挺香,有滋有味的,好像桥头那诱人的叫卖声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了。

过了些日子,下过一场透雨,做浇铸铝锅的一家人不见了踪影。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,宽敞的空场落了槐花的残萼,悄没音儿的,只隐约听见了运河桥头嘈杂的市声。

杨博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多篇作品发表于《河北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当代人》等期刊;出版《粉墨人生》《大爱若水》《一个人和一个村庄》等文学专著共17部。

忘了回家的娃儿

□戚泽民

穗子还没捡满一篓,就剩下半个日头儿挂在天边烧彩霞,烧出的灰烬飘到天上就变成了星星,星星一闪一闪打着信号,提醒着在田头儿捡稻谷的男娃,天黑了要晓得回家……

“天黑了,要晓得回家。”我是因为什么,开始忘了回家的?

这个督促我不要在外边玩过头的声音,最早来自一棵枣树下,来自姥爷无数次抛在我身后的叮嘱里。

在记忆的长廊放有一双小布鞋,只要我一穿起它就浑身得劲,就能带着我的一群小伙伴四处窜跑。比如,刚刚清晨,就跑赢了东升的太阳,在村西头儿的堰塘旁,边捉青蛙边等它;比如,刚刚春来,就跑赢了花花草草,在岗地里争先恐后地抬头,哄抢鲜甜的雨露,把童年的活力滋养得比太阳花还要张扬;再比如,姥爷刚刚老了,我就跑赢了他,跑赢了他的呼喊。

然而姥爷刚刚老了,便就走了。那个常在傍晚采摘霞光的老人,最终被霞光拐骗去。姥爷生前最后一段时光是住在一个天雷就能震垮的老土屋里,白天黑夜忍受着瘫痪之苦。为什么要挪进老土屋,这是姥爷之前要求的,他说:“老屋子要是没人住,它就垮得快了。”

土屋前那棵枣树是姥爷心之所系。枣树能结果儿的时候,正值物资匮乏的年代。姥爷殷勤着它,不让我用竹竿敲打。那些肥润的红肚枣儿是整个仲秋最靓的“新娘”,当着秋阳闪着灿灿的光,结

果招来了雀和鸦,它们总是挑最靓的那个,我在树下仰望只顾咽口水。姥爷总会感叹说:“我们要一口吃的,它们也得寻一口吃的啊!”

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,我又想起这句话,我想自己寻一口吃的总要比那些宿露天际的飞禽来得稍稍容易些吧。只是当初的仰望,一晃就成了过往,那些站在树梢舞送年代的“新娘们”,甜香可爱,钟情众生,最后“嫁”给村里所有乡亲。姥爷早早准备好了柳筐,把接来的枣子洗净,给我做好吃的鲜枣馍。刚蒸出的鲜枣馍,甜软松香,我很是贪嘴,姥爷见我吃得尽兴,乐呵呵地说道:“能吃就多吃点,吃的是福!”慢慢的我就认为能吃是做人的一种福分。而生在贫困年代的姥爷在临走前,想多享受些这样的福分,可惜时已不待。

门口的老磨盘承载了太多穷苦的记忆,年轻的时候姥爷是村里的队长,听母亲说闲时姥爷就会帮村里人磨些豆面儿,苞谷面儿什么的。姥爷做了好事,却没落下好名声,有人说他没有把磨出的豆面儿给人装干净,自己却偷偷收拾回家做馍吃……姥爷没有和那些指责他的人计较,他觉得犯不上,他只是笑笑。他觉得人在做天在看,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后来才发现是磨盘内部裂了口子,一部分豆面儿都从口子漏到了地上的暗处……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老磨盘再无人去把它推动,一层厚厚的灰成了它唯一的装饰。我与磨盘对视时,一道光影忽

现,仿佛姥爷那笑得最真的面孔闪烁其中,他用侍奉土地的天真浪漫勾勒出属于我眼中美丽乡村的轮廓。

至于那两间土屋,如今像生了病的孩子怯怯地躲藏到村庄的背后。土屋那根歪歪斜斜的梁柱尚且被钉钗锁着,还不至于倾倒。我看得出来那瘦弱的柱子十分“慌张”,在下一场雨雪到来时它和屋梁一样惴惴不安。

我似乎感受到了它们紧张的呼吸,带着姥爷临终前心跳的节奏,喘了七十二年的气息在一个傍晚的暮光下得以安抚。姥爷最后的眼神跳过了门前的枣树和磨盘,望向不远处的坡地,我知道落叶归根,那是他心之所向,他离不开劳作了一辈子的土地。

年复一年,坡地相继长出新绿的植被,我知道姥爷会依旧坚持他的守望,日日夜夜,他的笑脸是那明亮的星辰,他的血肉扎下了根,在每分每秒里握紧着本分。或许本分的人最适宜与憨厚的土地相伴,姥爷经历了原野的寂寥与平凡,磨炼出可贵的耐性。在充满善意的眼里发现每一缕细微的晨曦,偷偷孕育着五彩斑斓的生命,我的生命就包含在其中一种色彩里,姥爷捧着我在风里雨里荡漾,用一颗老顽童的心给我带来无穷怀念。

某天,姥爷戴着草帽坐在枣树下编织捆绑秋天的稻草绳;某天,姥爷会解开树下的老牛,牵去埂上吃露水下第一口甘甜的嫩草;某天,家里出了变故,

姥爷会蹲在枣树下狠狠地抽烟;某天,姥爷会把我抱起,举过他的头顶,让我体会到……

春寒秋凉,雁嘶蝉鸣,季节在平淡中不断变幻,姥爷的背影在枣树曾经生长的地方继续生长,生长出亲切,也生长出乡愁。我渐渐感知,眼下的生活其实很普通,似乎不会泛起什么波澜,这是我逃不过的现实。时光有时是疼的,但要清楚自己一路走来眷顾的是什么。对于姥爷,他在我的生命里永远不会消失,像一双有力的手,把渺小的村庄与我推进一种温暖的光芒里,反复照耀。

而今的我,在城市为了生活一直在不停地奔波,带着头顶的白云与身心的疲倦,时而踌躇不定,时而忘乎所以,时而忘了回家。

“天黑了,要晓得回家。”

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回家的?

这个提醒我要回家的声音,来自枣树旁,来自姥爷搁在屋檐下的期盼。这个声音喊疼了我的生命,我的生命成为故乡疼痛里的一部分。当年我遗忘了一个在稻谷场等候自己的老人,从那以后我遗忘的似乎就越来越多了。

戚泽民

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见《长江文艺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散文诗》《星火》《都市时报》等报刊,诗歌多次获奖。